

陈一夫
金融小说

扎钱

Zaqian
CHENYIFU
JINRONGXIAOSHUO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一夫
金融小说

扎钱

Zaqian

CHENYIFU
JINRONGXIAOSHUO

1247.5
CYF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陈一夫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扎钱/陈一夫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 3
(陈一夫金融小说)
ISBN 978-7-5313-3223-7

I. 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6077号

扎钱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唐惠凡

责任校对 杨晓倩

封面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老鸭坊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MSN tanghf4029@hotmail.com

传真 024-23284391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数 360千字

印张 22.5 插页 2

版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223-7

定价 2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2050

目 录 *MUCU*

引子	001
一 文学老青年	003
二 “硕士肄业”生	008
三 糊涂的婚姻	013
四 节外再生枝	017
五 总行要出行	021
六 高个的女人	025
七 读诗也公关	027
八 博士为诗强说愁	029
九 贷款本是嫁衣裳	035
十 招聘为存款	037
十一 调查为包装	042
十二 股市不败有秘诀	047
十三 协骗为哪般	050
十四 一枚珍贵古币	054
十五 总行有个孔行助	057
十六 失窃的钱包	059

十七 卑鄙者的小算盘	062
十八 封官再许愿	064
十九 再露屎屁股	069
二十 古典式家具	072
二十一 嫁祸于人	078
二十二 制造泡沫	083
二十三 公关葬礼	085
二十四 周末约会	091
二十五 超越雷池	097
二十六 网妓之恋	104
二十七 扫楼的苦恼	112
二十八 同命不相怜	121
二十九 满行春色	126
三十 夜色阑珊	131
三十一 杀人灭口	135
三十二 报行无门	143
三十三 春风乍吹	147
三十四 小试牛刀	151

三十五	击鼓传花	157
三十六	敲他银行没商量	161
三十七	透风的墙	169
三十八	夺权攻势	177
三十九	捉奸要捉双	182
四十	暗礁出水	187
四十一	难得糊涂	192
四十二	非法同居者	194
四十三	船舱理论	203
四十四	制造罪犯	205
四十五	天意人谋	208
四十六	致命打击	213
四十七	尔虞我诈	217
四十八	怒潮的反击	225
四十九	危险调查	232
五十	孤胆“英雄”	237
五十一	桃色事件	243
五十二	艰难的抉择	253

五十三	毛片危机	258
五十四	01 号来了新主人	264
五十五	英雄本色	271
五十六	蛋黄理论	277
五十七	家贼难防	284
五十八	一哭唤英雄	290
五十九	制造车祸	294
六十	怒闯市委大楼	303
六十一	怒潮大曝光	307
六十二	“英雄”落伍	311
六十三	罪有应得	314
六十四	改革维艰	320
六十五	最后的“拉存款”	323
六十六	正义之声	330
六十七	穷途末路	340
六十八	狗急会跳墙	347
六十九	尾声	353

引子

常太平连续三天在他的 E-mail 里接到了死亡威胁信。

第一封信写道：“死是很好玩的事情，一个生命本来好好的，但在刀子刺入心脏之后，立刻就会变为一块肉，僵硬而毫无知觉。不过，有一点你倒不用担心，你的肉不会腐烂，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冰柜，不用对你进行切割，就可以把你的尸体整个放进去冻好。记住：不许你胡说八道，否则，这就是真的。”

第二封信是恐吓：“鉴于你给我们制造了大麻烦，我们可以给你提供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死的方式如下：第一种，用绳子把你勒死，这样比较体面，大家都会以为你是对迫害你的国商银行总行不满，寻了短见，国商银行还有可能为此而赔偿你一些经济损失，只是这种死法比较痛苦，你的舌头要伸出来。第二种，直接用锤子敲碎你的天灵盖，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容易弄脏我们的衣服和你的狗窝，因为，你的脑浆可能很多，白花花的，很恶心。第三种最合适，在你的浴缸里放满了水，直接把你的头按在水里，你的力气无法挣脱我们的手，你只需挣扎两分钟，就被呛死了。”

今天早上收到的第三封信最简单：“如果你敢胡说八道，我们就来了。听着，门外的脚步声，就是我们的，我们有你的房门钥匙。”

常太平是因被国商银行总行末位淘汰而导致无业的人员。

现在，虽然面对着三封恐吓信，但他还是异常兴奋。因为，自打被总行末位淘汰以来，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他还是干了一件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他发挥他那经济学硕士的水平，躲在宿舍里深居简出了一年，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许多材料，再经过自己秘密走访和调查，居然东拼西凑地撰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上市公司黑幕揭秘》，把在媒体上已经曝光和还没有曝光的数十家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问题抖搂个底朝天。

为配合 M 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销售，一个月前，他重操旧技，写了一篇题为《金融大厦的背后》的经济分析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书中分析最翔实的一个公司——怒潮集团的贷款问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又加进更



翔实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结论惊人：目前，怒潮集团公司的净资产早已赔光，该公司已经是一个空壳！但是，该公司目前却有银行贷款余额二十六亿元，而且，十余家银行依然把怒潮集团公司作为优质企业，继续对其发放贷款，大量资金不但不收回，而且依然继续投入。可见，金融大厦的背后，存在着银行体制缺陷和银行管理上的漏洞，存在着金融腐败行为！

他的文章还只是在网络聊天室上谈论一番，便突然收到恐吓信，而且，这篇文章还有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带来灭顶之灾！

此时，金融街的高楼大厦虽然漂亮，但是，由于街上人少灯稀，再加上京都市初春那还有几分寒冷的气温，依然让常太平产生了恐惧。他不自觉地回头后望，却真的发现身后有三个尾随而来的人影。

那三个黑影，在五十米以外，与自己同向走着，两边的高，中间的矮。

他加快了脚步，急走了几分钟。回头再看，身后的三个黑影依然没有消失！

常太平以更快的速度疾走，终于，他走出了金融街，上了灯火通明的大马路。再回头看时，那三个人却还在后面!!!

借着明亮的街灯，可以把那三个人看得很清楚：两边高个儿的，是男的，都穿着长大衣，深色；中间矮个儿的，是女的，也穿着大衣，只是她的大衣是异常鲜艳的大红色。

这大红色，使常太平惊恐的心骤然放松了。他再也不想回头张望、观察是否有人跟踪、尾随了。因为，这大红色为春夜平添了许多暖意，也仿佛使世界充满了和平。

当常太平轻松地哼着小曲，进了金融街公寓，走上了楼梯，打开自己的宿舍门，还没有来得及关门，门却突然被两个身穿大衣的男人倚住了！

没等他开口，那两个男人便强行闯进来，围住了早已惊惶失措、目瞪口呆的常太平。穿大红色羊绒大衣的女人也随后走进门来。

一 文学老青年

常太平工作过的国商银行总行所属营业部位于金融街很醒目的位置上，是一座二十二层巧克力色的摩天大楼。在位于第十九层的信贷业务部的01号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皮椅上坐着郝总。

他叫郝逍遥，五十开外的年纪，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一米五几的个头儿，窄而薄的肩膀儿，长而小的脸，一对圆而亮的小眼睛，纤细的手指上筋骨明显，没有一点肉，头发很密、很黑，大概是染过，没有一丝白发，头型则是三七开的分头。当他正在仔细浏览互联网的时候，有人敲门了。

不等他喊请进，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已经快步走了进来：“郝总，中央银行说远东投资公司给怒潮家具公司担保的信息不实，他们怀疑天竺支行可能涉及金融诈骗！”

来人叫董大为，是信贷业务部新上任的副总经理。他大约三十六七的年纪，个子不高，算不上魁梧，挺有轮廓的长方脸，皮肤较黑，眼睛不大，鼻子挺括，最扎眼的是他的头发，黑黑的，带着自然髻，留着寸头。

董大为虽然着急，但依然把话说得很是恭敬。

对董大为的到来以及他所说的话，郝逍遥似乎没有在意，他依然专注于计算机的显示器上，并且用一根细指头，很麻利地按了一下计算机的打印键，老板台上的彩色打印机便开始“咻啦、咻啦”地工作起来。而后郝逍遥用细瘦的老手，很麻利地把打印好的一页纸递给董大为：“来，先批判一下我写的小诗！”

而后，他从抽屉里熟练地抽出一盒雀巢咖啡来，又熟练地从盒里再抽出两个小袋，走到门口的纯净水饮水机旁，开始沏咖啡。他一边放水，一边摇晃着杯子，以使咖啡均匀冲开。

董大为只好忍耐着，毕恭毕敬地坐在郝总老板台前的椅子上，拜读郝总的大作：

海咆哮，
云重浪滔天。
海鸥狂飞惊展翅，
鱼龟张皇石底钻，
人同海作难。

其实，董大为对诗歌、音乐等艺术门类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他打小看到的是华北一成不变的黄土地，感受到的是父母为了养家？口而日夜操劳的艰辛，和自己为了出人头地、脱离农门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和领会出的便是生活之中的所谓诗情画意，尤其是现在，他满脑子里都是“金融诈骗”！

“好，好，很有气魄！”董大为顺口恭维着郝总，又准备言归正传，“中央银行要我们……”

“中央银行，总是中央银行！哪来的那么多金融诈骗嘛，”郝逍遥打断董大为的话，把一杯咖啡放到董大为跟前，一边意犹未尽地收起诗稿。“‘海鸥狂飞惊展翅，鱼龟张皇石底钻，人同海作难。’在我们这个位子上，就是要学弄潮儿，迎着困难上，不要学海鸥和鱼龟，见到风浪就藏起来。”

“对，对，您说得有道理。”董大为一边喝咖啡，一边附和着。

郝逍遥让老板椅旋转了九十度，又侧身到计算机旁，按了一下打印键，彩色打印机便又开始“哧啦、哧啦”地工作起来。郝逍遥回转身，对着董大为颇有几分得意地说：“这诗真的好吗？不过，发表在《榕树下》啦！”

“《榕树下》？这个杂志，我倒没有看过。”董大为一脸的茫然。

“你呀，真是太‘白专’了！看你这样儿，除了金融业务，对其他，肯定是不闻不问了，”郝逍遥像老师对初入门的弟子一般。“《榕树下》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文学杂志。什么痞子蔡呀，什么安妮宝贝呀，都是这些网络杂志吹起来，再捧红的。”

郝逍遥品一口咖啡，作平淡状：“这可不是自己贴上去的！需要投稿，中稿率也不高。”

董大为也学着郝总的样子，品了一口咖啡，但是，脸上却没有郝总的悠然，反而却面露苦相，他实在不知道这咖啡苦拉吧唧有什么好喝的。郝逍遥见状，忙说道：“你不喜欢喝？我这里有茶，碧螺春、龙井、菊花，

喜欢喝哪种？”

“我喝茶也是瞎喝。”董大为答道，其实他这倒真不是谦虚。

“你总有一种喜欢喝的吧？”郝逍遥继续追问。

“花茶。”董大为应付着。

“看来，你喝茶，也真正是瞎喝！花茶都是茶树的大叶，而不是茶心；花茶隔年的叶子多，而清明时节采摘的叶子少。没有味道，没有味道的！”郝逍遥一边讲授着茶道，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两盒茶来，推到董大为身边，“西湖龙井！都是朋友送的，我不喜欢喝，马上就要隔年了，你拿去消灭吧。”

董大为见了包装精美的名茶，急忙推辞。而郝逍遥见状，正色道：“我们是换，谁白送给你？你堂堂一个副总，等以后有人给你送咖啡了，就一并统统抱到我房间里来！”

董大为听郝总这么一说，只得收了茶，便再次准备言归正传：“关于金融诈骗，中央银行……”

郝逍遥再一次打断了董大为的话，把刚打印出来的一张纸递给董大为：“看看这个，还有一首待发表呢！”

见郝总没有进入工作谈话的意思，董大为只好硬着头皮，拜读他的第二首诗：

雨中无题

天阴阴，
淡淡白雾飘散；
竹叶上，
雨珠闪闪。
雨珠水中跳，
小溪潺潺弯弯；
独木桥，
架在上边。
清早出门，
走在桥儿上面；
少女挡去路——
在桥那端。



美丽女孩，
是你大胆上前；
还是我，
勇敢向对岸。

“好，真没想到，您工作这么忙，还有这么好的才情！”董大为这次倒真心地佩服起郝总来了，他倒不是感悟了郝总的什么文学才华，而是惊诧诗中那份少年一般的天真。

郝逍遥用小圆眼睛审视着董大为：“写得怎么样？”

“写得好。”董大为毫无新意地恭维道。

“怎么个好法？”郝逍遥穷追不舍。

“怎么个好法？”董大为像应付面试的员工一般，自己硬逼迫自己找词赞美，“意境美极了！”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词了，只得乖乖地告饶：“再专业的评价嘛，我的的确确没有这个本事了。”

董大为的话语里颇有几分自卑的感慨。

“听说，你没有结婚，还没有女朋友？”郝逍遥见自己新来的属下言语谦卑，心里顿时舒服起来。“营业部有的是大姑娘，有几个挺漂亮，比如，我们的骆雪。你堂堂一个副总，每月高薪拿着，这回恐怕不用你主动，大姑娘们也不会让你闲着了！”

“我……这方面……不行，总……”董大为支吾着，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红晕。

此时，郝逍遥已经把一杯咖啡喝完，顺手把纸杯扔进垃圾桶里，突然打断了董大为的支吾，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高声说道：“金融诈骗？什么金融诈骗！我看是中央银行来找我们的麻烦！这很正常。”

“具体情况，我再和您汇报一下。”董大为见郝总开始谈工作了，急忙坐正身子。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央银行的梁处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我外出开会的工夫，已经有人来过，”郝逍遥的声音颇大却平静，“来的是谁？”

董大为窘住了：“我倒没有来得及问……”

见手下如此粗心，郝逍遥的脸上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笑意。他故作宽厚地安抚道：“没有关系。不过，你一个堂堂的副总，以后可要处处

留心？。”

董大为脸上出汗了，他面露难色：“我感觉这件事情很棘手。”

“棘手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别听他们瞎白话！什么诈骗？我看只是信贷人员马虎，惹着企业罢了！”郝逍遥瞥一眼董大为。“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你带队到告状的远东投资公司去，就信贷台账误录的事情，做一个赔礼道歉。”郝逍遥点燃了一支烟，又把烟盒递给董大为，见董大为一个劲儿地摆手，才想起这个新来的下属不会吸烟，便摇摇头，又把烟盒放回自己的手边。

“没有诈骗？那最好。”董大为虔诚地讨教，“我为难的是，如果是录入错误，是我们部里和支行人的责任，怎么处理？”

郝逍遥吐一口烟圈儿：“天竺支行的综合员，还有我们这里分管台账的骆雪，每个人写一份检查。”

“写检查？这不会影响她们的前途吗？”

“你知，我知，她们知，一交中央银行就完了。怎么会影响她们的前途呢？你总不至于亲自跑到人力资源部，给她们往档案里放检查材料吧？”郝逍遥玩笑道。

“这样……行吗？”董大为狐疑着。

“有什么不行？不就是我们俩的事吗？”郝逍遥又吐出一个烟圈儿。“实话跟你说，我还为总行的孔行助背过警告处分呢！”

“您，警告处分？为孔行助背，为什么？”董大为惊愕起来。

“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总之，干我们这一行的，领导的事，要背着；群众的事，也要背着。以后，你就全明白了。”郝逍遥深吸一口烟，身子倒进老板椅里。“‘海咆哮，云重浪滔天’的时候，还要有‘清早出门，走在桥儿上面；少女挡去路——在桥那端’的好心情呀！”

见郝总一副轻松的样子，董大为内心多少有了一些释然，但是，他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据中央银行的同志说，企业是因为天竺支行拒绝调整台账才到中央银行告状的，如果不涉及金融诈骗，如果写一份检查就可以过关，那么天竺支行为什么不主动调整台账而偏要有意把事情搞大呢？而且，这远东投资公司的原管户信贷员就是天竺支行现任副行长韩小飞，这么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怎么会主动引火烧身呢？

第二天一早，董大为便带着骆雪，心怀着疑惑和忐忑，直接杀奔出事的天竺支行，进行调查来了。



二 “硕士肄业”生

国商银行营业部所属天竺支行的办公大楼，高耸在京都市中央商务区的中心。

这是一个有百余米见方客厅、十几米卧室并带一个卫生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大红色的羊毛地毯铺满了整个办公室，客厅用两扇中式百宝格一分为二，外面会客，里面办公。百宝格上的珍稀物件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叫不出名字；会客用的皮沙发也是大红色的，豪华而气派；办公桌自然也是大大的老板台，只是老板台上的计算机比郝逍遥那台又先进了许多，显示器是十七寸液晶的。这个豪华办公室的主人，便是天竺支行新任副行长韩小飞。

说起韩小飞这个名字，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一个精明、瘦小的人，但恰恰相反，韩小飞副行长却是一个像当红喜剧演员英达一般模样的大胖子。一米九的大个子，一颗硕大的方脑袋，一对核桃一样大小的大眼睛，方口阔鼻，说起话来不用有意加上膛音，也像洪钟一样响亮。他有一个可疑的学历，虽然没有任何学位，没有读过中专，也没有念过大专，忽然有一天，他却突然有了一个研究生班的毕业证。于是，在学历一栏里他便发明了一个新品种：“硕士肄业”。

总行来的刘行长上任后，在破格提拔支行行级干部的过程中，营业部其他领导，甚至包括总行领导，都举荐了韩小飞。本来对草台子出身的干部抱有成见，对科班出身的干部欣赏有加的他，面对着韩小飞让人怀疑的“硕士肄业”学历和耳边的一片叫好声，也只得在破格提拔的任命书上签批“同意”。

此时，韩小飞的案头摆放着一沓待批的贷款合同，第一份合同的贷款人位置上赫然写着：“中国怒潮集团总公司”，这便是常太平发现的那家空壳公司。贷款单位法人代表位置则盖着一个鲜红的名章，名章旁边签着三个秀气的字：兰宛茹。从字体和名字上看，这应该是个女人。

兰宛茹是中国怒潮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韩小飞还记得昨天

晚上她与自己会面的情景。

先是在位于中央商务区国际大厦的对面做“极品海鲜”的餐厅。他由穿粉红旗袍的小姐引导着来到了装修豪华的兰花厅。一女两男，房间里已经有人了。这便是在那个早春的夜晚，在昏暗的金融街上，跟踪、围堵常太平的那一高两矮、一女两男三个人。

女人穿一身大红色裙装。她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略显发胖，一张大大的圆盘脸，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也很亮，只是上眼皮和下眼睑因为年龄的原因都已经有些松弛了，嘴显得有些大，和善地微笑着。见到韩小飞，她急忙主动迎出来：“韩行长，恭喜荣升！”

那两个男人一高一矮，都穿着笔挺的西服。高个儿的，大约三十出头，留着大背头，一张棱角分明的大方脸，高鼻阔嘴，很英俊，只是脸上的皮肤由于生了几颗麻子，显得有些粗糙。矮个儿的，大约四十出头的年纪，胖墩墩的，圆头圆脑，光亮亮的一个秃脑袋，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模样。

韩小飞热情地迎上去，握住女人的手，热情地寒暄：“兰总，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又与高个儿男人招呼道：“朱副总，你也总是这么潇洒！”

矮个儿男人走上来，拉住韩小飞的胳膊，笑咪咪地玩笑道：“韩大行长，也夸我两句嘛！”

韩小飞勾住矮个儿男人的肩，玩笑道：“你个丁大博士，还是胖墩墩的、脑袋亮光光的嘛！”

丁博士叫丁志强，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除了兰总这边公司的国内外业务，他还在金融街的国际企业大厦里搞了一家名叫“天诚”的中美合资的会计师事务所，至于美方资本和中方资本是怎么构成的，跟怒潮集团有没有关系，韩小飞没有问过，恐怕只有丁大博士自己心知肚明了。

韩小飞盯着刚端上来的大鲍鱼，说：“自家人，何必点这个破费呢。一个八百八，四个就是三千多块钱呀！”

兰总微笑着说：“我们还不到为吃饭算计的时候呢。只管吃，只管吃！”

酒过三巡，见大家都有一点倦意的时候，韩小飞盼着进入他喜欢的下一个节目，又不好意思直说，便看看自己金色的手表，假意要走。

兰总则把脸贴近韩小飞的耳边，神秘地说：“老弟，我们还有节目呢！”



“兰总还能为我安排什么节目?”韩小飞诧异地问。

“你不是喜欢唱民族歌曲吗?我给你找了一个妹妹,是我的干女儿,专业演员,漂亮,歌唱得好极了!恐怕她已经在楼下的KTV包房里等急了!”

于是,韩小飞便不客气地出了兰花厅,带头来到了餐厅下面的豪华KTV包房里。

亦萍是一个标准的美女,京都市W歌舞团的职业演员。像所有的舞蹈演员一样,亦萍有着修长而婀娜的身段;像所有的美女一样,亦萍有着白白的脸蛋、俏丽的鼻子和明眸皓齿;而与一般美女不同之处,也是亦萍最迷人的地方,则是她笑起来时,腮上突现的那一对大大的酒窝。由于兰总在三十岁的时候,患了子宫肌瘤,摘掉了子宫,没儿没女,便以认干女儿为乐了。

几个人刚坐定,便有人轻轻敲门,高个儿的朱副总走上去,把门刚拉开一条缝,三个袒胸露背、香气扑鼻的靓姐便立刻挤进来。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儿小姐,落落大方地问:“先生,要不要我们服务呀?”

“服务?服什么务?”丁博士问,望着高个儿小姐那丰满颤悠的酥胸,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丁博士,不要装傻充愣,花花肠子回家再用去!”兰总把丁博士一把揪到沙发上。“我们不要什么服务。看看,这里有我,还有这么漂亮的亦萍!”

“我们可以帮助点歌嘛!”第二个走进来的中个儿小姐说,她的裙子极短,连黑色的透明内裤都公之于众了。

“帮助点歌?多少钱?”坐在沙发上的丁博士盯住那令人顿生遐想的黑内裤,好奇地问。

第三个走进来的矮个儿小姐对男人们抛着媚眼,赶紧回答:“不贵,每人才三百。”

“我的妈,还没有干什么,光点歌就三百?你们身上长的那玩意儿,结构与其他女人有什么不同吗?都是金边银角吧?”丁博士听了故意惊叫一声,眼睛却还在审视着女人透明的内裤。

兰宛茹,在博士的大腿上狠拧一把,博士齜齜牙,不由自主地伸出了舌头,就不敢再出声了。

有怒潮公司三个老总的掌声鼓励,有亦萍像歌星一样的歌喉陪伴,韩